

奧坎剃刀與中觀雙鉗

／劉嘉誠

中世紀的共相之爭，係實在論者與唯名論者針對事物是否具有客觀實在的共相之論爭，其中實在論者主張事物具有客觀實在的共相，認為思想與存在等同，而唯名論者則持相反看法，認為共相只是名稱而不具客觀實在性，從個別事物抽出的普遍概念只是人類知識論的方便工具，普遍概念並不指謂任何實體。唯名論中又以「奧坎剃刀」(Ockham's Razor) 最為著名，奧坎引用思想之經濟原則，提倡「非必要不應增多存有物」，試圖剃掉傳統形上學。

奧坎的剃刀理論下開十七世紀英國經驗論，經驗論者主張唯有感覺經驗才是人類的知識來源，反對人有先天的觀念及存有物的實體能為吾人的理智所認知。最能發揚奧坎剃刀理論之精髓者，要數十八世紀的大衛休姆 (David Hume)，休姆不僅反對物質實體，同時也反對精神實體，在其著名的因果理論中，休姆反對於任何形式的因果關係中賦予形上學的論斷，其所主張的因與果適成比例原則，以及經常性伴隨事件的因果概念，與十三世紀奧坎的剃刀理論可謂遙相呼應。

中觀學派對於印度傳統哲學或佛教內部的實在論者之批判，與奧坎剃刀或休姆之經驗論相較，其批判火力實不遑多讓。龍樹在《迴諍論》中以「空」一語之唯名無實，批判正理學派及阿毗達磨試圖於名言所安立的諸法中尋名求實。在《十二門論》中，龍樹以十五個推論式論證大自在天不能夠成立，其推論式經歸納，不出休姆對神的論證之批判之相關推論—諸如神的論證缺乏種類上的相似、神的設計論證有推論上無窮前進的困難、神人相似論反證成神的屬性不是無限與完善、世界上任何的惡最終必歸於第一因...等等。此外，龍樹《中論》第十八品第一詩頌下半：「若我異五陰，則非五陰相」，其反對神我之存在，與休姆之反對精神實體實無二致，尤其透過青目對該頌的疏解，更與休姆的因果理論如出一轍。休姆認為因果關係只能根據經驗中經常連結的事件，例如石頭會下墜、火會燃燒，如果類比對象與經驗中經常連結事件的相似性愈低，其因果推論的結果愈不可靠，例如神的設計論證。與此相同的說法也出現於青目的疏解中，青目指出神我是不能透過經驗的類比而得知的，例如吾人經驗中先見過火有?，以後只要見到?就能夠推知有火，但是神我卻不然，因為在我們的經驗中沒有人能夠先見過神我與五陰和合，因此不能夠在見到五陰時就推知有神我存在。

奧坎剃刀固然欲剃掉傳統形上學，但其否認感官界具有普遍知識亦不免招致不可知論的責難。此種情況也發生在龍樹身上，龍樹的空亦被論敵羅織虛無論的罪名，為此龍樹一方面破除實在論者的常見，一方面又以空之三義(空用、空性、空義)以遮遣虛無論者之斷見，龍樹及其弟子慣用這種所謂俱非或兩難的方法以阻斷論敵的謬見，如套用伯高爾特 (Guy Bugault) 的用語，則可稱之為中觀「雙鉗」(two pincers)，雙鉗意指中觀者在方法學上的利器，它一頭箝制實在論者的常見，一頭又箝制論敵轉進虛無論之斷見，令對手進退維谷，棄械投降。

相較於奧坎剃刀，中觀雙鉗無疑是兼顧世俗諦與勝義諦的兩面利器。就第一義而言，中觀學派以諸法「唯名無實」徹底否定諸法於名言之外另有獨立的實體；相對地，從世俗層面來看，諸法雖然不是實有，但卻是名言所安立的，具有約定俗成的意義，因此不能說它什麼都沒有。換言之，若有人於諸法生起自性實有見，中觀者即以「諸法畢竟空」破他的常見，若有人聞空生起無因無果之大邪見，中觀者即以「緣起世俗有」破他的斷見，直到對方遠離常、斷等二邊，中觀雙鉗才會停止動作，此時就是中觀者的離言中道。

